

書畫學刊



东乡族民间故事选

序

《东乡族民间故事选》的出版，不仅给我国多民族灿烂夺目的口头文学宝库增添了光彩，而且是东乡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样说，并不过份。凡是了解东乡族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的人都知道，尽管东乡民族和我国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东乡人并没有获得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地位。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也没有承认过东乡人是一个民族。他们被诬称为“七番”“东乡咕啦”，处在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正统的文化史上一向把他们摒弃在外，甚至被看成是毁灭文化的“野蛮人”。解放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东乡人才有了自己民族的称号，东乡人有了自己获得了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地位。政治上的平等，使东乡民族永远结束了痛苦辛酸的历史，开辟了在祖国大家庭里幸福生活的崭新图景。在党的关怀下，东乡族的文化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在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同时，东乡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重视。从五十年代起，搜集、开掘、整理传统文学艺术宝藏的工作迅速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民族灭绝政策的

年代，东乡族的文化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一样，遭到了残酷的摧毁，历史悠久的东乡族文化被视为“封建迷信”“反动落后”的东西扫荡殆尽。粉碎“四人帮”之后，东乡族的民族文化开始复苏，发展之迅速，远远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短短的四年时间，东乡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成果，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重视，见诸于报刊的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得到了各民族读者的喜爱和赞扬。如果说，以往我们只是零星地在报刊上看到一些东乡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话，现在，我们却有可能从浩繁的东乡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精选成册，把它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了，《东乡族民间故事选》就是这一成果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说它是东乡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的确是不过份的。

“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高尔基）东乡族人民的真实历史，被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完全歪曲了，人民的形象也完全被丑化了。但是东乡族人民却用自己的生活、斗争，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写下了他们自己最真实、最可靠的历史。反动统治阶级只能剥夺人民使用文字的权利，但却永远不能剥夺人民用活生生的语言进行创作的权利。浩如烟海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冲破统治阶级禁锢的牢笼，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产生着，流传着，伴随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它们的教育作用和斗争作用，显示着永不枯竭的强大的生命力。《东乡族民间故事选》只不过是东乡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沧海一粟，但是，各民族的读者，可以从这些口头文学作品中更好地了解东乡

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了解他们的真实的斗争历史。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直接来自人民的口头文学作品中，正确地了解、认识东乡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多少世纪以来，东乡族人民在祖国的大地上劳动、生息和斗争，用自己的语言艺术传统，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艺术，而且在不断地发展、丰富着。象《米拉尕黑》《蛤蟆灵丹》《玉斯哈的故事》等许多作品都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民间文学的珍品。它们经得起历史与生活的考验，直到今天还以巨大的艺术魅力，给建设社会主义的各族人民以美的享受。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吸取每一个民族人民艺术的精华，不仅可以使社会主义的文化增添奇光异彩，而且对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也将会起到它的独特作用。我想，《东乡族民间故事选》出版的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了。

东乡族民间文学的蕴藏量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有神话故事、传说、歌谣、叙事诗、颂歌，还有大量的说唱、小戏、笑话、谚语、谜语等等。这本《东乡族民间故事选》是从人民口头文学的散文叙述形式这一广义的概念来编选的，它包括着神话、童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它的内容涉及很广，并不严格地局限在民间文学理论概念所规定的范畴之内。这是因为，关于民间文学中散文形式的科学分类至今仍然是专门家们争议的一个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编选的目的在于从东乡族民间文学的现状出发，首先是把搜集到有关散文叙述形式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欣赏它、了

解它；而把它的分类研究放在以后加以探讨。广大读者自然会从这些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作品中，从它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这本选集从内容和形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充满着幻想色彩的童话故事；这类童话故事在民间文学中占着重要位置，它的数量在东乡族口头文学遗产中很多，选本中自然占有相当比重。这类童话故事往往富有奇异的形象，具有离奇的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另一类则是生活故事，这类故事与童话故事的高度幻想性不同，它更富于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征。它的形象在艺术虚构的基础上更具有现实生活色彩。但是，无论是童话故事或生活故事，它们都是根植于人民生活土壤的艺术结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优美的艺术力量。它们也都具有认识历史与社会生活的作用，体现着劳动人民感情、愿望、意志；因而也必然是忠实反映劳动人民历史的一面镜子。读者可以在这些丰富多采的民间故事中看到古代东乡族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勤劳、勇敢的品质；可以看到展开在广阔背景上绚烂多姿的人情风貌。

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米拉尕黑》，是一首民族英雄的颂歌，它把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史诗般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的爱憎情感。《勇敢的阿里》《路寡妇斩蟒》和《葡萄山和高陵峙》，则是人民力量的热情赞歌，是人民大无畏精神的乐章。前面两篇歌颂了运用自

己的勇敢和智慧、舍生忘死为人民翦除妖魔、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战胜邪恶的少年和妇女形象；后者则用密切关联着地方性事物的传说，富于传奇色彩，表达着人民对家乡、对劳动的赞美情感。作品中显示的那种引人入胜的奇异形象，紧密地和特定的可信事物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传说的感染力和真实性。

在东乡族民间故事中，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和爱情、婚姻生活的占了很大比重，这是很自然的。民间口头文学与过去士大夫文人创作中的闲情琐事、风花雪月绝然不同，它们往往都密切关联着社会生活，反映着人民贫困的生活和被压迫的惨状。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抗争，它们必然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疾苦，提出人民的要求，表达人民的愿望。这些具有鲜明爱憎的口头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反动政权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灾难，揭露封建官僚阶级对人民进行的压榨、搜刮、掠夺、残杀等种种罪恶勾当，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对剥削者、压迫者的积极反抗，对反动制度的无情回击。我们从《蛤蟆灵丹》《借刀除害》《搭桥》《打“饿虫”》《三不做》《怜悯》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凶恶的诺元（官吏），贪婪的巴彦空（财主），还是残酷的尕扎占（地主）和嗜血成性的吐古老责（吝啬鬼）；一切残害百姓的压迫者、剥削者，他们的刻毒、狡猾、贪婪、怯懦、愚蠢，都被民间文学的作者们暴露无遗，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又给了他们这些人间丑类以无情的嘲弄和打击，读后不禁使人拍手称快。在森严壁垒的官府、地主、神权统

治下的旧社会，东乡族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更加严重，因此，许多民间故事都是以反映妇女痛苦的命运为内容的，人民的反抗精神，强烈地反映在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口头作品中。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封建婚姻制度、宗教法制、家长制的不满和控诉，而且进一步表现为强烈地向封建制度挑战，反映了人民冲破黑暗制度、追求美满幸福的自由婚姻的愿望和信念。这种向吃人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和向美好生活发出的呼唤，在《姣姣女》和《沙郎哥》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使人心碎的反映。

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的代表官府，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但是人民从来没有被悲惨的生活与统治阶级的种种压迫所征服。读者可以从这些反映劳动人民遭受苦难的口头作品中，深深感受到人民对于未来的企待，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即使是叙述极其悲惨的事件和倾诉极其痛苦的心情时，也很少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在这些富于幻想的民间故事中，人民通过艺术的表现，突破了现实生活的困境，表现了他们战胜强暴、制服凶顽、追求幸福生活的顽强信念和决心。高尔基说得好：“口头文学是与悲观主义完全绝缘的，虽然口头文学的作者们生活过得很艰苦，他们的痛苦的奴隶劳动曾经被剥削者夺去了意义，而他们个人的生活是又无权利和无保障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个集体可以说是特别意识到自己的不朽，并且深信他们能战胜一切敌视他们的力量的。”事实正是这样，在《东乡族民间故事选》中，几乎所有反映阶级压迫和反压迫斗争的作品，总是以弱

小者战胜了强暴，穷汉战胜了富人，放羊娃战胜了牧主，长工战胜了地主，百姓战胜了诺元（官府），善良战胜了邪恶而告终的。好人得幸福，坏人遭惩处，是这些民间传说故事的基本内容。而在这种内容里，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乐观主义和对生活的基本信念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人民是有力量的，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这种信心使他们产生无畏的勇敢和无穷的智慧。在《格日八石》和《阿卜都的巧计》里，聪明的石匠和脚户阿卜都用自己的智慧和某种向往中的奇异力量，制服了对善良的人们施以种种刁难、迫害的财主，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惩处了他们狡诈、凶暴和贪婪的恶行。而在《新媳妇驱鬼》里，贪婪、凶恶的头豪，丧失人性，以阴险的手段陷害受苦的人们，使善良者屡遭陷害和不幸的时候，聪明能干的新媳妇胡菲叶却巧妙地制造了一个使凶残的头豪一家日夜惊恐的“鬼”来，这个“鬼”迫使嗜血成性的头豪不得不归还被他侵吞的人民的血汗。“鬼”无疑是人民智慧的特殊体现，它的巧妙构思正在于它完全符合事物的典型环境和规定情景，看来不可思议，却又合情合理。

玉斯哈如同维吾尔族民间传说中的典型形象阿凡提一样，是东乡族民间传说中人民智慧的化身。选集中的《玉斯哈的故事》共有八篇，就故事本身看，均可独立成章，都有各自的故事情节，结构完整，叙述精彩，堪称是民间短篇小说中最精练的佳作。然而，它们又都是玉斯哈这一艺术典型性格不同侧面的展示。玉斯哈的性格非常鲜明，他正直、勇敢、诚

实；然而他又开朗、诙谐、幽默。人民理想中完美人格的种种特征和优秀品德，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玉斯哈的眼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制服不了的凶顽。一切贪官污吏、吸血鬼、逢迎拍马者、守财奴、奸商、懒汉……在他的交锋中，无不受到揭露、嘲笑和打击，总是以可耻的失败告终。一切人间丑恶的事物，无不被他暴露得淋漓尽致。《玉斯哈的故事》，一篇篇都象是匕首般的武器，对反动阶级恬不知耻的勾当和社会上一切腐朽丑恶的现象进行打击，毫不留情，毫不妥协。每读一篇，无不使我们热血喷涌，心潮澎湃，感受到它那巨大的艺术的感人力量。

童话故事在东乡族民间故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东乡民族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他们的民族历史和生活本身就带有许多传奇式的浪漫色彩。众多的童话故事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富于幻想的心理素质的自然产物。透过这些童话故事中浓烈的幻想成分，我们可以明显地窥察古代东乡族人民的现实生活情景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在《巧蛤蟆》《什司乃比由》里，我们可以看到奇异的动物怎样帮助主人获得成功的故事。在故事的幻想形象里，动物具有了特殊的某种超人的技能，它们往往是在苦难者的疼爱和救护下，或者由于善良者的诚心感化，为他们的幸福效力或者使苦难和善良的人摆脱困境。作品中的蛤蟆和虎仔成了主人的奇异助手，情愿为可怜的无辜的人们做出牺牲，使他们获得幸福。在《蛤蟆灵丹》中，可怜的蛤蟆为了报答牧羊少年尤素夫的恩情，在尤素夫遇难的时后献出灵

丹，成为尤素夫获得幸福、战胜邪恶的宝物。不难理解，在这里，宝物是人民向往幸福的幻想产物。是人民借助于想象去战胜一切困难和灾祸的象征。在《尕孙子》中，人民的想象是如此奇特，以至令人不可置信，一只羊尾巴怎么会变成孩子呢？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和习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孤苦伶仃的老阿奶赖以生存的只是一只绵羊，这只羊是她生活的唯一指望。然而，穷凶极恶的地主老财却把它给掠夺走了，留给她的只有一只羊尾巴，而只有这只羊尾巴才是老阿奶的唯一财富。这件可能被视为曾经是一个生灵身上还保存着生机的东西，就成为和她相依为命的充满希望的活生生的实体。于是，人民把无限的同情放在这个无儿无女的老人身上，使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尾巴获得了奇异的生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孩子，使他能够亲热地奉养老人。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民间文学的作者们奇异的想象有着多么坚实的生活基础了。《挡羊娃与牡丹花》、《孤儿伊布拉》这类故事中，出现的是神仙的幻想形象和精灵的幻想形象。我们看到，动物或者花草、器物，得到了善良的人们的搭救，从而设法报恩，变幻成美丽的纯洁的姑娘，和善良的劳动者结婚，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幸福。无论是枯萎的牡丹花或是一只普通的花瓶，当她们变成姑娘之后是那样温柔体贴，可亲可爱，以致于在我们阅读的时候，那种充满着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情趣，早已使我们把她们原来的形象忘却了。这些作品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想象力如此惊人，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他们极力摆脱

恶劣环境的搏斗精神，使我们沉浸在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热烈向往里，不得不为人民要求过合理生活的心愿所激动。

《东乡族民间故事选》中选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动物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动物形象和人一样进行各种活动，有人类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它们是人格化了的动物形象；唯其是动物，因而也具有和各自不同的动物相接近的习性和特点。如鸽子的善良，喜鹊的虚荣，地达达（小山雀）的聪明，地狗的谄媚和凶恶，等等。在这些动物故事中，有的通过动物之间的纠葛，表现一般世态人情的；有通过动物的行为宣扬一种道理或说明一种是非观念的；有通过某些饶有风趣的情节来解释某一动物的习性和特征的。这些动物故事往往是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它们是通过口头文学的作者加以想象虚构的故事，它通过性格的对比，形象的对比，行为的对比，使我们感受到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接受作者给予的褒贬，读来亲切、生动，在艺术的欣赏中潜移默化地得到生活哲理的教益，受到某种道德力量的感召。

作为一个东乡族的文学工作者，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看待这本《东乡族民间故事选》的出版。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自豪感，我的民族终于有一本比较集中地反映它的人民的艺术才能的作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也许它在浩如烟海的文艺出版物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它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希望它

只是一个开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第二本、第三本……，不断丰富伟大祖国的艺术宝库。民间文学作品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而繁重的收集整理，也需要靠集体的力量。这本选集里的作品，是许多本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和热心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的汉族同志一道辛勤劳动的成果，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由于收集整理者各自的情况不同，难免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缺陷，然而起步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深信，今后的选集将会臻至完美。

我对文艺理论完全是门外汉，对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更是一知半解。上面谈的只是一些极为肤浅的随感，而且文不成体，极为拉杂，肯定会有许多错误。只是为着表示一点心愿，信笔写来，以求教于读者和专家，希望能得到教正。

汪玉良

目 录

序 汪玉良 (1)

米拉尕黑.....	(1)
白羽飞衣.....	(19)
赤孜拉妩的传说.....	(25)
勇敢的阿里.....	(33)
尕孙子.....	(39)
新娘妇驱“鬼”.....	(45)
葡萄山和高陵峙.....	(52)
蛤蟆灵丹.....	(56)
巧蛤蟆.....	(66)
三姐妹.....	(74)
格日八石.....	(85)
孤儿伊布拉.....	(92)
沙郎哥.....	(98)
姣姣女.....	(103)
挡羊娃与牡丹花.....	(108)
路寡妇斩蟒.....	(112)
什司乃比由.....	(118)
阿卜都的巧计.....	(124)

玉斯哈的故事	(126)
打“饿虫”	(126)
借刀除害	(129)
搭桥	(133)
撒谎	(135)
愁肠	(138)
怜悯	(141)
进面馆	(142)
揩油	(145)
聪明的地达达	(147)
可恶的地狗	(150)
虚荣的喜鹊	(153)

米 拉 兮 黑

在古老的年代，玛瑙河对岸，是一片森林。森林边上的村落里，有一个名叫米拉兮黑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出色的猎手。

论气力，米拉兮黑能和野熊摔跤。

论人才，米拉兮黑象天神一般英俊。

论性情，米拉兮黑象一个温柔的少女。

米拉兮黑的弓箭，百发百中；蓝天上飞得最高的大雁，森林里跑得最快的梅花鹿，只要在他眼前闪过，都逃不脱猎手的飞箭。

有一天黄昏，米拉兮黑在村外草地上散步。月明，花香，松涛应和着河声；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年轻的猎手心情很愉快，他想拉开他的宝弓，在月光下射一支箭。可是，眼前既没有飞鸟，又不见野兽，他的箭绝不能空射。

米拉兮黑踌躇了一会儿，猛一抬头，看见了东方天上的明月。

“啊！”他想，“人们说，月亮是造物主用宝石磨成的一面镜子，我何不射它一箭，听听它会发出什么声音？”

他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所以，就仰天射出了一支箭。飞箭离弦，直向明月奔去，“铮”的一声，射个正着。

那支箭，被坚硬的月亮折断了，可是，明月的中间，也被箭头射下来一小片——直到现在，我们还看得见月亮上有一块暗影。据说，那就是受了箭伤的缘故。

奇妙的事情，就从这里出现了：当米拉尔黑弯弓射月的同时，在另一个地方——戈斧山上，有个名叫海迪娅的姑娘，正坐在自己卧室的窗口，笑咪咪地看月亮。她的面影，映照在月亮中间，好象镜子里的人影一样清晰。当米拉尔黑的飞箭，射下一片月亮的一瞬间，那姑娘照在人面的影相，没有来得及消失，就被带着飞落到地面。

米拉尔黑得到了一面月光宝镜。镜子里，是一个美丽的姑娘的面影：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含着脉脉深情；嘴角边，还挂着一丝甜蜜的笑意；仿佛只要叫她一声，她就能从镜子里走出来。

米拉尔黑好好收藏着这面宝镜。每当没人的时候，就拿出来抚摸把玩。他多么喜爱镜子里的这个姑娘啊！他低声的呼唤她，希望姑娘能从镜面走出来，和他开口说话。可是，镜子里的姑娘，却总是那么深情的微笑着，连她那对美丽的眼睛，也不眨动一下。

米拉尔黑很苦闷！

森林那边，隐居着一位学问高深的老人。人们每有疑难苦恼，就去请求他帮助解脱。米拉尔黑也去拜访了这位老人。他向他说明了得到宝镜的经过，并希望镜子里的姑娘，能象真人一样，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年轻人！”老人微微笑着，回答说，“留在你镜子里

的，不过是一个幻影；你要想见到真人，请到西方去寻吧，因为当你弯弓射月的时候，月亮刚从东山升起不久；只有在它相反的方向，才照下了这个姑娘的面影。”

米拉尕黑，旅行了很多日月，跑遍沿途城镇村庄，见到的姑娘真不少，可惜，没有一个和他镜子里的人影相象！

这一天，米拉尕黑来到一座山前。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边，他看见，有一个姑娘正在取水。木桶儿都舀满了，但她且不担着回去，却坐在一块青石上，解开她乌黑的长发，在清清的流水里灌洗。

猎人的眼睛是最敏锐的。米拉尕黑从很远的地方，就看不清这担水的姑娘，正和那镜子里的人影儿，长得一模一样。

米拉尕黑好欢喜啊，他终于找到了心爱的姑娘！

清溪岸畔，有一株茉莉树。树梢枝头，正开出几朵灿灿的白花。那个姑娘，恰恰坐在这株树下。她洗过了长长的黑发，一面仔细的编着发辫，一面仰起头来，看着树上的花朵，信口唱起一支歌儿来。她唱道：

溪水是明镜呵青石做妆台，
不抹脂粉不愿插金钗。
编起一把辫子长又长呵，
猛抬头几朵花儿争先开；
茉莉花儿白呵茉莉花儿香，
对对蝴蝶儿绕花飞。
我心想有一朵茉莉花儿戴，